



00634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五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尙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六十五

起柔兆涒灘正月盡彊
閏作噩十二月凡二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雪帝在禁庭跣足禱天及旦而霽百官就列帝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或以指扶帝口出涎乃小愈趨行禮而罷 戊午宴契丹使者於紫宸殿宰相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帝顧曰不樂邪彥博知帝有疾錯愕無以對然尙能終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帝疾呼曰趨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一

無次左右知帝疾作扶入禁中彥博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夕宮中飲酒稍多今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駟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於殿閣久之召入內副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宗社安危惟君輩得入禁圍乃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白仍命引至中書取置合狀志聰等素謹愿皆聽命及夕皇城諸門白當下鎖志聰曰汝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由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庚申詣內東門小殿問起居帝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持者皆隨帝而出謂彥博等曰相公且爲天子肆

赦消災彥博等退始議降赦茂則內侍也帝素不之喜
聞帝語卽自縊左右解救不死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
子有疾譖語耳何遽如是汝若死使宮中何所自容耶
戒令當侍上左右無得輒離皇后以是亦不敢輒至帝
前諸女皆幼福康公主稍長時已病心初不知帝之有
疾侍帝側者惟十閣宮人而已帝旣不能省事兩府但
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謀以帝躬不寧欲留宿禁中
而無名辛酉彥博與富弼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
府監之晝夜焚香設幄宿於殿之西廡史志聰等白故
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今日何論故事也近臣
禱於在京寺觀天下長吏禱於岳瀆諸祠 壬戌帝疾
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安眾心 癸亥兩府求詣寢殿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二

見帝史志聰難之富弼責之曰宰相安可一日不見天
子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寧殿臥內奏事兩
制近臣日詣內東門間起居百官五日一入 甲子大
赦蠲被災田租及倚閭稅 戊辰罷上元張燈自是帝
神思漸清寧然不能語輔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 辛
未命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
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知開封府王素嘗夜叩宮門求
見執政白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自
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變者欲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
則張皇驚眾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德問曰都虞候某
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爲良謹彥博曰可保
乎曰然彥博曰此卒必有怨於彼故誣之耳當亟誅之

以靖眾眾以爲然時富弼以疾謁告彥博請劉沆判狀
尾斬於軍門彥博初欲自判王堯臣捏其膝彥博因請
沆判之及帝疾愈沆譖彥博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斬告
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帝意乃解考異蘇頌作孫并行
日雖執政大臣不得進見但通名於內東門侯起居中
率同列謂宰相不宜坐待宰相因拈言乃扣關入禁中
旬上以開課也今安初七日宰相即入禁中此云禁門幾
狀弼以疾在告王堯臣捏文彥博膝皆從司馬光記聞
弼責志聰記聞亦有之記聞又載樞密使王德用開便
門入中書彥博執守門親事官送開封府樞之明日謂
平恐此事亦未必然若然天子違豫禁中門戶豈得妄開
則兩府安得無隙今不取

是月大雨雪木冰

二月

甲午詔兩制以上問候於內東門餘皆罷之

甲辰帝

疾愈御延和殿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三月丁

巳詔禮部貢舉

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三

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是沒 閏月癸未朔以樞密副

使王堯臣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事程戡爲戶

部侍郎樞密副使以戡與文彥博姻家故也

詔閣

門自今前後殿間日視事

辛卯以翰林學士王洙爲

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出知制誥劉敞知揚州敞

王堯臣姑子洙堯臣從父堯臣執政兩人皆避親也知

諫院范鎮言洙在太常壞陛下禮樂爲學士時進不由

道資性好回恐終累堯臣章六上卒不報 鎮安節度

使同平章事程琳旣歸本鎮上書言臣雖老尙能爲國

守邊未報得疾遽卒丁酉贈中書令諡文簡琳爲人敏

厲嚴深長於政事章獻時嘗上武后臨朝圖外人莫知

帝後於邇英講讀謂近臣曰琳心行不佳蓋指此也然

琳卒蒙大用議者謂帝性寬厚無宿怒云 夏四月壬

子朔六塔河復決 丙辰召知鄭州曾公亮爲翰林學

士兼侍讀學士公亮治郡有能名盜賊悉竄他境至外

戶不閉民呼爲曾開門 己卯以右司諫知制誥賈黯

知陳州以父疾自請也尋改許州 五月甲申詔以九

月於大慶殿行躬謝之禮就支南郊賞給 初左千牛

衛大將軍宗實幼養於宮中帝及皇后鞠視如子旣出

還第問勞賞賜不絕諸宗室莫得比及帝得疾不視朝

中外憂恐宰相文彥博劉沆富弼勸早立嗣帝可之參

知政事王堯臣之弟純臣爲王府官數與堯臣言宗實

之賢堯臣以告彥博等彥博等亦知宗實帝意所屬乃

定議乞立宗實爲嗣旣具稿未及進而帝疾有瘳其事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四

中輟考異李燾曰至和議立嗣諸家各有記述要當以龍川別志爲得實蓋彥博等私議其宗當立已曾具奏但未及上耳其詔草亦非僞也蓋當日羣臣預爲此奏可卽降詔事不容緩其理勢亦當耳今國史及文氏私記皆更已奏詔草則恐未然今從別志止稱奏議不載詔草更俟詳考別志乃云事在嘉祐二年且謂韓琦與彥博兩同爲知諫院范鎮言上疏曰方陛下不豫宰相則誤今不取知諫院范鎮言上疏曰方陛下不豫

時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天下

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族之尤賢者

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蔡挺問鎮何所言

鎮以實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事何不與執政謀鎮曰鎮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

中輟乎 丙午以龍圖閣直學士夏安期知延州州東
北阻山無城敵騎嘗乘之安期至卽命大築城方暑諸
將白士卒有怨言安期益廣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有
一言動眾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袤延六里 六
月辛亥朔詔雙日不御殿伏終如舊 己未殿中侍御
史趙抃上疏曰今上有謫見之文下有妖言之俗天其
或者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祥異明白
丁寧警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爲而然也
願陛下思所以答謫見妖星之警誠思所以固三聖百
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奸雄
陰賊之窺覷斷宸衷發天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
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譬石維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五

城根本深固惟陛下以至公而裁擇焉 癸亥中丞張
昇等言臣等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上殿聞已降付
中書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政大臣不欲臣等進
對故爲沮遏伏望陛下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上殿臣
等必不敢以瑣細事務上煩聖聽尋有詔許中丞上殿
庚午集賢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曰儲貳者天
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眾心未安陛下好學多聞且以
前古之事迹之治亂安危之機何嘗不由繼嗣哉蓋得
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得
失之機間不容髮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
下晏然不以爲憂羣臣愛身莫以爲言此臣所以日夜
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疏賤而不顧鼎鑊之罪也夫細民

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今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斷自聖志遴選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候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倘未欲然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帝在位久國嗣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聞而繼之又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時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繫棧渡人命輔臣分行諸門而諸路亦奏江河決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賑救之水始發馬軍都指揮使范恪受詔障朱雀門知開封府王素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六

違詔止之曰方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奈何障門以惑眾且使後來者不入耶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諸路州郡俱奏水災京師積雨社稷壇壝輒壞平原出水衝折都門以至宰臣領徒監總堤役其爲災變可謂大矣伏乞陛下問大臣災變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術仍詔兩制臺閣常參官極言得失陛下躬親裁擇以塞天變己卯詔羣臣實封言時政闕失范鎮又言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肅祀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於號令必順天時然而上天出此變者蓋曉諭陛下以簡宗廟也宗廟以承祧爲重故古先帝王卽位之始必有副貳以重宗廟也陛下卽位以來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

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係天下人心故有
聖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餘而不決此天變所以發也
伏惟陛下深念宗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一章降付
執政大臣速爲裁定以塞天變秋七月辛巳朔詔三
司開封府臺諫官審刑院復上殿奏事仍日引一班自
帝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乙酉詔京
東西荆湖北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公事分行賑貸水災
州軍若蕩漂廬舍聽於寺院及官屋寓止仍遣官體量
放今年稅其已倚閣者勿復檢覆丙戌賜河北路州
軍因水災而徙他處者米一人五斗其壓溺死者父母
妻賜錢三千餘二千文彥博富弼等共議建儲未嘗
與西府謀也樞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於是翰林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七

學士歐陽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
此久闕之典也臣聞臣僚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
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
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禮曰
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
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伏望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
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
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
初議者已謂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
有得軍情之名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
利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之亦爲國家
消未萌之患疏凡再上留中不出考異韓琦舊傳云歐陽修因水災再上疏

皆留中修傳亦云水災即嘉祐元年事而修傳乃於作
樞副使後載之誤也修奏議自有月日王德用事據江
氏雜志云高范蓋誤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為

以文為范也今改之
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

五年而嗣續未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在

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

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繫四海之心者也況陛

下春秋猶盛俟有皇子則退所為後者頗優其禮數使

不與他宗室等亦何為而不可臣願陛下勿聽陰邪巧

說以誤大事殿中侍御史呂景初亦言商周之盛並建

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

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強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

內窺而天下有所係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八

侍膳於宮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為夾輔之勢景初
又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狄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
外言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眾心何蓋為小人無
識則或以致變大臣為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己丑
出內藏庫銀絹三十萬振貸河北 辛丑三司使戶部
侍郎楊察卒贈禮部尚書諡宣懿察勤於吏職雖多益
喜癰方作猶入對商榷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為用神太
竭云 癸卯以武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為工部尚書
三司使唐制節度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
為參知政事止舍人院命詞今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
事也 乙巳貸被水災民麥種 是月彗出紫微垣歷
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司馬

光又上疏請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不報 癸丑復知池州包拯爲刑部郎中知江寧府江南東路轉運使唐介爲戶部員外郎時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乞召拯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召用之故有是命 詔大臣自今無得乞子弟及親舊賜進士出身 知

諫院范鎮言近日彗出東方李於七星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陛下宜與大臣相敕警以求消伏之術且曰陛下以臣言爲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爲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甲寅鎮復遣執政書言鎮前後六奏宗廟社稷安危大計而兩奏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九

親納中書歷月踰時寂然不見有所猷爲古之人三諫而不從則去今鎮已六諫矣古之人仕魯不合則去之齊仕齊不合則去之衛之晉今天下一統鎮去何之乎惟有待罪而已相公又教以不可效干名希進之人鎮退而竊自惟念不敢奉教而決然爲之者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以死亂兵之下也此方是鎮擇死之時尙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哉伏願諸公攜鎮之書言於上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即賜鎮歸田或解鎮之職而置之散外皆諸公之賜也鎮又兩上疏言宗廟社稷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庚申以鎮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 癸亥樞密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陳州青在西府四

年京城小民相與推誦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
塞路不得行帝自正月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指目又青
家犬生角數有光怪知制誥劉敞請出青於外以保全
之未聽敞出知揚州又極言今外說紛紜又不足信要
當使無後憂靈負青無使負國家并謂宰相曰日者天
下有大可憂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體復平大憂去矣
而大疑者尙存具以青事告之宰相應對唯唯敞旣至
官拜表徧遺公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管箝
於李息朝廷皆知爲青發也及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
於相國寺行止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
出青判陳州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敞嘗獻救日論三
篇備言所以防奸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十

舍人以此洗滌青邪敞初建言或以爲過至是乃服
以三司使工部尙書韓琦爲樞密使召端明殿學士知
益州張方平爲三司使自西鄙用兵西蜀多所調發方
平還自益州奏免橫賦四十萬貫匹及減興嘉邛州鑄
錢十餘萬蜀人便之始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
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
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
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
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
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
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湮塞今仰而望
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

奏帝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帝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之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啟施行退謂方平曰自慶厯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議爲本凡除主計未曾敢先公也其後未期年京師有五年之蓄先是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數與歐陽修稱譽富弼於帝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意弼引己登兩府旣不如志因加詆毀且求外官於是改龍圖閣學士知定州詆毀事據司馬光記聞當考是夕彗星滅甲子侍御史趙抃言臣去年春夏間以范鎮營救陳執中與御史范師道抨鎮阿黨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臣見居臺職風憲之地趨向各異難與同處望特除臣江浙一州軍差遣且以避鎮鎮言臣前後五奏留中趙抃不知本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十一

未至今毀臣不已伏乞檢會前奏并合狀降付中書明辨施行翰林學士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帝宿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宿不可至帝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帝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宿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得與不得不過一詳議官耳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平生節爲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初李照斥王樸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然照卒莫之辨又樸所制編

鐘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鑄務得古編鐘一工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和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樸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弁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角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於是范鎮言國家自用新樂以來日食星變冬雷秋電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此者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眾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爲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初議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三

樂時臣屢論新樂非是其間書一通最爲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議臣書如有可採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娛異時別加制作

樂 戊寅詔招安彭仕義

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

曰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諱忌不於安治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生也自古帝王卽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其或撝謙未敢則有司爲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爲諱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僇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然而各思忤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

馬之軀爲陛下言之晷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斷而行之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時范鎮亦累奏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決定大議 庚寅命宰臣富弼攝事於太廟樞密副使田況於皇后廟程戡於奉慈廟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丁酉加恩百官 癸卯以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趙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師道及抃嘗攻沆之短至是抃等又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遂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 詔自京至泗州置汴河水岸 甲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三

辰詔三司置司編祿令以知制誥吳奎右司諫馬遵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爲編定官從樞密使韓琦言也 冬十月丁卯出內藏庫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 辛未以草澤雙流宋堂爲國子四門助教堂性淡蕩不事生業擬陳子昂作感遇詩以諷帝建儲事著蒙書數十篇春秋新意七靈西北民言頗究時務數爲近臣所薦至是翰林學士趙槩又上其所著書特錄之 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以判大名府賈昌朝爲樞密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儉頗知經術能緣飾奸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爲其用臣願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 是日范

鎮入對垂拱殿言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竊慮留中大
臣不盡得見今錄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詳
鎮待罪幾百日鬚髮爲白至是泣以請帝亦泣曰朕知
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由是卒辭言職朝廷不能
奪也已丑鎮復爲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庚子錄
潭州進士楊謂爲郊社齋郎先是蠻獠數寇邊史館檢
討張芻責監潭州稅及天章閣待制劉元瑜知潭州芻
遂以說于元瑜使謂入梅山招諭其酋長四百餘人皆
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爲民凡二千一百戶故朝廷特
錄爲功通梅山蓋自此始 癸卯以草澤建安黃晞爲
太學助教致仕晞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遊
著聲隅書十卷自號聲隅子慶厓中石介在太學遣諸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古

生以禮聘召不至至是樞密使韓琦表薦之受命一夕
而卒 帝之得疾也賈昌朝陰結右班副都知武繼隆
令司天官二人於大慶殿庭兩府聚處執狀抗言國家
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願未有
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
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有喜色同列
問不以告旣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
然彥博曰天之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
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
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
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
彰灼於中宮不安眾皆曰善及議遣司天監官定六塔

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
彼何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不敢對二人至六塔
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 十二
月戊申朔右司諫呂景初言復覩詔書今後雖遇辰牌
當留一班令臺官上殿欲望諫官同此從之 壬子兵
部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爲工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
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旣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
之官用舍進退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願明曲
直以正名分又請與其屬俱出吳中復指沆治温成喪
天下謂之劉鸞俗謂鸞棺者爲鸞則沆素行可知沆亦
極詆臺官朋黨先是狄青以御史言罷樞密使沆因奏
御史削陛下爪牙殆將有不測之憂而昇等亦論辨不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五

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自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
南京故有是命尋詔沆遇大朝會綴中書班出入視其
儀物昇爲中丞彈劾無所避帝謂昇曰卿孤立乃能如
是昇曰臣樸學愚忠仰託聖主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
持祿養交者多而忠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
耳帝爲之感動 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曾公亮爲
給事中參知政事龍圖閣學士知江寧府包拯爲右司
郎中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童稚
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
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謀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
使至庭自言曲直吏不敢欺時京師大水因言中官勢
族築園榭多跨惠民河故河塞不通乃悉毀去或持地

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乙卯以太子

中允天章閣侍講胡瑗管句太學始瑗以保寧節度推

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

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親愛

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厯中興太學下湖州

取其法著為令瑗既為學官其徒益聚太學至不能容

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

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

知其為瑗弟子也於是擢與經筵治太學如故考異瑗

以天章閣侍講管句太學按墓表嘉祐七年遷太子中

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然無除天章閣侍講日月當

考甲子夏國主諒祚遣祖儒鬼多聿則慶唐等來告

其母沒藏氏卒初沒藏氏通於李守貴又通吃多己守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六

貴憤怒於是殺吃多己及沒藏氏諒祚母族訛麗乃族

殺守貴保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乙丑

輟視朝以諒祚母喪故也

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時士子

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仍嚴禁挾

書者試榜出蠹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斥街司邏吏

不能止或為祭修文投其家然文體自是遂變 己亥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甫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善持

論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人行事以推見當時治

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故時人言終歲

讀史不如一日聽孫甫論詔藏其書秘閣 二月己酉

梓夔路三里村夷人寇涪井監 庚戌御崇政殿錄繫

囚降死罪一等徒以下釋之遣使錄三京輔郡繫囚
壬戌太子太師致仕杜衍卒衍退寓南京凡十年性不
殖產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
人烏帽皂履梯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爲居士服衍曰老
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王洙謁告歸應天府有詔撫
問及被病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
贈司徒兼侍中諡正獻衍臨終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
一枕一席小壙塚以葬自作遺書其畧曰無以久安
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
語不及私 澧州羅城洞蠻內寇發兵擊走之 癸酉
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王德用卒德用將家子習知
軍中情僞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名聞四夷雖閭閻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七

婦女小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 是月雄霸州地震

三月丁亥賜進士建安章衡等及第出身同出身是歲
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己丑賜諸科及第又賜特奏
名進士諸科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考與李復生記聞云是春

以進士羣辱歐陽修之故殿試並賜及第不落一人當考 乙未契丹遣林牙耶律

防等來求御容戊戌以御史中丞張昇爲回謝契丹使

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契丹主興宗送其畫像及

聖宗畫像凡二軸求易眞宗及帝御容既許之會眞宗

晏駕遂寢至是遣使再求故命昇等諭令更持新主畫

像來卽予之翰林學士胡宿草國書奏曰陛下先已許

之今文成卽世而不與則傷信且以尊行求卑屬萬一

不聽命責以先約而乃與之則愈屈矣不從昇等至契

丹其主欲先得聖容昇折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契丹不能對 庚子判陳州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發哀苑中贈中書令諡武襄青爲人謹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人敢先後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爲人自以爲莫及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調其家事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遺之 夏四月丁巳徙知常州侍御史范師道爲廣南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五

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始置籍次第之 丙寅契丹幽州地大震大壞城郭覆壓死者萬人詔河北密爲備禦之計 己巳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爲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從中丞張昇言也 辛未通判黃州趙至忠上契丹地圖及雜記十卷癸酉以彭仕義未降遣官安撫湖北 甲戌司天監言據崇天厓己亥年日當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十二月爲閏以避之詔不許 火峒蠻宗旦聚眾入寇宗旦者智高之族也知邕州蕭注欲大發峒丁擊之知桂州蕭固獨請以敕招降轉運使王罕以爲宗旦保山溪篁竹間苟設伏要我軍未必可勝徒滋邊患乃獨領兵次境上使人召宗旦子日新謂曰汝父內爲交趾

所仇外爲邊臣希賞之餌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於是宗旦父子皆降南事遂定以宗旦爲忠武將軍日新爲三班奉職五月庚辰并代鈐轄管句麟府軍馬開封郭恩與夏人戰於斷道塢死之走馬承受黃道元府州靈府寨監押劉慶被執死傷數百人亡失器甲馬匹甚眾詔贈恩同州觀察使封其妻官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 癸未賜國子博士寇謹銀絹五十兩匹謹上其祖準所著文集也 甲申改築禱壇於園邱東南 六月壬子以汝州龍山孔昉爲校書郎致仕絳州稷山韓退爲安逸處士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薦昉退有行義故也 自趙彥若制策不入等閱四年遂無應科者帝曰豈朕待之不至耶丁巳詔朝廷設制科以取天下美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九

異之士嘗以推恩過厚而難其選故所取不過三二人甚非所以廣詳延之路也其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既而抃等言太常博士以下至選人草澤人應制科者並聽待制以上奏舉無得自陳內草澤人亦許本路轉運使奏舉其試文淺陋及履行不如所舉並坐舉者其進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 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 丙寅進封福康公主爲充國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戊辰以淑妃苗氏爲賢妃充國公主之母也公主將出降故有是命國朝公主受封降制有冊命之文多不行禮只以綸告進內於是翰林學士胡宿言陛下昔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未嘗冊命今施於充國公主殆非漢明帝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

也不從 秋七月辛巳詔河北諸道部署司分遣兵官

教閱所部軍 辛卯令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御史中丞

張昇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初知諫院陳旭言

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因上選用責任考

課三法故以命昇等然卒亦無所進退焉 壬寅知麟

州武戡除名江州編管坐與西人戰斷道塢而棄軍先

入城也 八月乙巳詔編集樞密院機要文字樞密副

使程戡提舉從樞密使韓琦言也丁未琦又言天下見

行編敕自慶曆四年以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百

餘件前後多抵牾請加刪定乃詔宰臣富弼等及參知

政事曾公亮同提點詳定編敕 戊申兗國公主出降

己酉駙馬都尉李瑋入謝讌於禁中 丁卯建廣惠倉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初韓琦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

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詔逐路提

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 戊辰知諫

院陳旭言比日內降營求恩賞者甚多雖許執奏而有

劫時有奉行自今請令中書樞密院推劾以正干請之

罪從之仍榜御史臺閣門 是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奏

疏言陛下向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

既出降漸疏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

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亦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

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

問安視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吏部郎中王洙被病踰月

帝遣使問九月甲戌朔洙卒賜諡曰文御史吳中復言洙官不應諡乃止

庚辰詔內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

止置一員
考異李復三記聞云嘉祐以前每路兵官內限一員詔如所請遂為定制復圭自記如此朱墨附傳及墓誌並不及之按此時復圭實知涇州不知此詔果請否當考

乙酉樞密院言自今舉使臣須本路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方為舉主其在京文臣

非知雜御史武臣非觀察使以上所舉毋得施行從之

庚子契丹遣樞密使蕭扈等來求御容 冬十月甲辰朔三司使張方平等上新編祿令十卷名曰嘉祐祿

令遂頒行之 己酉以翰林學士胡宿為回謝契丹使

禮賓使李綬副之且許以御容約賀正使置衣篋中交

致焉伏異張唐英云遣張昇送御容遼主具儀 辛未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三

贈太尉兼侍中劉平諡曰壯武 初三司言商旅於榷

貨務入見錢算東南鹽歲課四百萬緡諸路般運不足

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主之十一月癸酉朔置江淮

南荆湖制置司句當運鹽公事一員 丁丑以禮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遵為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

以疾自請也遵尋卒錄其子姪二人遵性樂易善議論

其言時政得失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

稱道之 己卯以河北提舉便糴糧草薛向提點河北

刑獄仍兼提舉便糴糧草當河北大水民乏食詔輟太

倉米六十萬斛以賑之向以為北人不便食糶且漕路

回遠不時至請出本司米四十萬石以代之向任便糴

凡四年糧草石束以千計者凡六百 丙申詔三司使

副體量在省判官才否以聞從知諫院陳旭言也 戊
戌以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龐籍爲觀文殿大學士戶
部侍郎知青州初司馬光建議築堡籍檄麟州如光議
及郭恩等敗沒詔侍御史張伯玉按鞫籍匿光初所陳
事故光得以去官免責而籍爲御史劾奏由是罷節度
使光不自安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罪不報 殿中丞
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明於諸
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
之本義爲多旣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
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卽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秘閣特
官其子復卒又賜錢十萬復惡胡瑗之爲人在太學常
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 先是王洙侍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五

三

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
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牽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
而不得進者爲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
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旣減半
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十二月戊申詔自今間歲貢
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又別置明經科舊置說書
舉今罷之其不還鄉里而寓戶他州以應選者嚴其法
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州長貳復審
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
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紙繆坐元考官又用孫抃奏
諸州解試額多而中程少者不必足額 辛亥立內降
關白二府法 癸丑詔大臣所舉館職自今令中書籍

記姓名候在官員數稍少卽選文行爲眾所推者與試
其考校無得假借等第從知諫院陳旭言也 己巳契
丹太皇太后蕭后殂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五終

卷六十五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六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六十六

起嘉祐著雍掩茂正月盡曆維大淵獻四月凡一年有四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嘉祐三年春正月己卯以福州進士陳烈為安州司戶參軍烈性介僻篤於孝友慶厯初嘗預鄉薦黜於禮部遂不復踐場屋從學者常數百人天章閣待制曹穎叔知福州薦之授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於是翰林學士歐陽修又薦之故有是命烈皆辭不受 甲申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初里中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張欲與為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一

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他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禽師乞以告鄰人事聞特褒異之 二月癸卯契丹遣林牙蕭福延來告喪帝為發哀於東內門幄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 先是太常博士吳及既除喪擢祕閣校理乙巳改右正言諫院供職復上疏請擇宗室子以備儲副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佑帝嘉納之 癸丑錄繫囚降死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庚午詔太常禮院議立周王佑之後既而禮院言王薨在下殤之年未有為人父之道於禮不當立後乃罷 三月辛未

朔命翰林學士歐陽修兼侍讀學士修言侍讀最爲清
近祖宗時不過一兩人今與經筵者十四人而侍讀十
人外議皆云經筵無坐處臣旣辱在翰林又充史館修
撰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尙書禮部刊修唐書兼職已
多而經筵固不闕人忽蒙除授蓋近年學士相承多兼
此職朝廷以爲成例不惜推恩外議又云學士俸薄特
與添請給耳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
朝廷遴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詔不許修固辭不
拜修又言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自祖宗以來
尤所精擇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
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吝除拜卽今猶及四十餘員臣
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二

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
其人尙可虛位以待乞賜詳議施行 甲戌詔禮部貢
舉 己卯以起居舍人范鎮知制誥鎮自罷言職每因
事未嘗不以儲嗣爲言冀上心感動及知制誥正謝又
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丙申詔
三司編天下驛券則例從樞密使韓琦請也 夏四月
甲子資政殿大學士吳育卒贈吏部尙書諡正肅 乙
丑罷修睦親宅祖宗神御殿初從歐陽修言也 丙寅
詔曰朕惟分治州縣付之守令按督守令付之轉運使
提點刑獄而比年以來吏或貪恣害物耄昏不事事以
弛爲寬以苛爲察賦歛有常或增重之以爲勞刑罰有
經或出入之以爲能而部使者莫之舉劾豈朕所以寄

任之意歟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幸毋縱有罪惠綏吾民以稱朕意 五月癸酉右正言吳及言太宗朝嘗給三司判官御前印紙麻子合批書課績今其制雖存而無考校之法請自今歲終按功過而升黜之詔以及所言錄示三司使張方平 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視河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參論議不相中訟參遣小吏高守忠齋河圖屬宰相文彥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以事連宰相乃詔天章閣待制盧士宗右司諫吳中復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乙酉詔曰朕常患民之好事而風俗漸靡於薄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義而導之於善則何以哉申錫官職事守不爲輕矣宜遴所舉以道吾民者而與參

相視決河議論之異遂成私忿章奏屢上辯訴紛然敢爲詆欺處之自若以至興獄置對逾旬參驗所陳一無實者士人之行乃至是乎使吾細民何所視倣其降申錫知滁州勝於朝堂尋改知濠州 六月丙午吏部尙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郭申錫張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帝許之 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富弼爲昭文館大學士樞密使工部尙書韓琦依前官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罷爲鎮東節度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宮使文彥博始求退諫官陳旭等恐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爲客位以待宦官又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

釋弗治昌朝由此罷然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
實初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姑
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 以觀文殿大
學士兵部尚書宋庠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田況竝爲樞
密使帝初欲用王堯臣爲樞密使當制學士胡宿固抑
之乃止 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昇爲樞密副
使 庚戌以權知開封府包拯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羣臣數有言者
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帝曰卿欲
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預建太子者爲宗廟萬
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
子非邀後福者惟陛下裁察帝喜曰徐當議之拯又言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四

眞宗因對輔臣言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
深以爲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之過未嘗矜貸此輩常
知畏懼王旦等對曰陛下屢言及此實社稷之福也臣
竊見近年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
也惟陛下佩服先帝之言以爲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又
言詔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累年
以來制敕纒下未逾月而輒更奏請方行又隨時而追
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欲乞今後
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經久方許頒
行或小有異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
法存畫一國有常格又陳教養宗室之法請條責諸路
監司及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者

聽兩制得至執政私第事多施行以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開封府修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修曰人才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強所短也甲寅詔學士院編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誥文字從歐陽修請也丁卯交趾貢異獸二初本國稱貢麟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瓜必先以杖擊然後食既至樞密使田况言昨南雄州僉判齊唐奏此獸頗與書史所載不同儻非麒麟則朝廷殆爲蠻夷所詐知虔州杜植亦奏廣州常有番商辯之曰此乃山犀也謹按符瑞圖麟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角端有肉今交趾所獻不類麕身而有甲必知非麟但不能識其名請宣諭交趾進奉人及回降詔書但云得所進異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五

獸不言麒麟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懷遠之意乃詔止稱異獸云秋七月癸酉以福州進士周希孟爲國子監四門助教本州州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爲鄉里所推也襄世爲閩人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舉襄得希孟專用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州人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

戒以訓教之及襄去闕人爲立德政碑 丙子詔廣濟
河溢原武縣河決遣官行視民田賑恤被水害者 丁

亥命權御史中丞包拯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

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張方平包拯

言也祥自皇祐五年坐他罪責去祥始言歲入緡錢可

得二百三十萬後不能辦至和元年止百六十九萬其

後遂以元年入錢爲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

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

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祥旣受命請重

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已前每券別使輸錢一千然

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

官京師畜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錢則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六

官爲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市

估使不得爲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之自是稍復

祥舊云 權御史中丞包拯言右正言吳及立身有守

遇事敢言緣與樞密副使張昇妻是親奏乞外郡然昇

妻亡已久理不當避乞令依舊供職許之 權知開封

府歐陽修言臣伏見諫官陳旭請以倖求內降之人委

二府劾奏其罪蒙朝廷依奏施行臣自權知開封府未

及兩月之間十次承准內降或爲府司後行或爲宮院

媵媼或爲內官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奏至於再三而

內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

以求私庇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

束止絕臣欲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

行責罰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辰詔禮部貢院

宗室婿不許鎖廳應舉 丁未詔三司京師比歲旱屢

蠲民租其以緡錢十萬下本路助糴軍儲 辛亥以度

支副使周湛爲契丹太后生辰使湛辭不行乃命權鹽

鐵副使王鼎代往朝廷以契丹主之母於上弟婦行也

禮不可通問敕使者但遺書契丹主傳達聘物而契丹

主必欲面見使者致書鼎以理折之契丹詘服自是爲

常 己未參知政事王堯臣卒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

謚文安 庚申下溪蠻彭仕義率眾降歸連歲折掠甲

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孥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桀驁

益甚 辛酉封左屯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從信爲榮

國公吳懿王德昭孫舒國公惟忠子也從信嘗謂唐十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七

院置維城庫約諸王廩入而上下均其用今雖奉養之
費一出縣官然屬大者猶爲不給且諸王邸多殖產市
井日取其資唯懿王院初無餘財因令治一庫帥諸宗
子月視祿之厚薄輸十之一旣而車馬賓客冠昏喪祭
之用無不獲其助今其法不廢 知鄆州劉敞言臣在
闕門之外備東藩之守誠不當越職出位以干言責然
竊惟忠臣之義雖在猷猷猶不忘君况如臣者豈得已
哉陛下少賜詳擇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其言曰商王
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文王皆以無淫于觀于逸于游
于田是以膺無疆之福子孫蕃昌此聖人之至言也陛
下臨政以來履而行之三十七年矣百姓賴陛下之德
養老慈幼人遂其性臣願陛下日謹一日與天無極比

聞車駕數臨苑圃置酒觀樂聖心處之自有常節而議者亦爲其太頻臣恐近習苟於承意而不能諫大臣限以體貌而不得言如此則傳聞四方未副盛德外之則嫌怠於政事有遊觀之好內之則疑酣於酒德違攝生之理臣願陛下玩心於神明養之以清淨聽止於和聲毋以煩耳味止於實氣毋以爽口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唯陛下裁幸 初官旣權茶民私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於它茶犯者其罰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蕃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旁緣侵擾因而陷於罪戾以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景祐中葉清臣嘗上疏乞弛禁三司議皆以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八

爲不可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物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爲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宰相富弼韓琦曾公亮等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九月癸酉命翰林學士韓絳知諫院陳旭及知樞御史呂景初卽三司置局議之 丙子以屯田員外郎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賜土丁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籍一人總爲五番上州教閱不及五百人爲四番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切他役上番則給糧免稅校長免二丁稅於是一路得四萬餘人又

請通鹽商以便民復邕州和市場以實邊事多施行桂
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楫皆
石底淺狹十八里內置三十六斗門一舟所載不過百
斛乘漲水則可行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
二十六役三旬而成舟楫以通 辛巳天平節度使宣
徽南院使張堯佐卒贈太師賜其家餼舍錢日三千堯
佐起寒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而晚節以戚里
進遽至崇顯戀嫪恩寵爲世所鄙 己丑契丹遣使來
謝 冬十月乙巳出內藏庫綢絹十萬下河東轉運司
助糴軍儲 癸亥除河北坊郭客戶乾食鹽錢 甲子
以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王安石爲度支判官安石獻書
萬言極陳當世之務其畧曰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九

而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法先王之政者
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致平傾駭
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
曰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
冶而成之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
有其道而已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
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
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
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又曰在位之人才能
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
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
幸爲常而無一旦之 乎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

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又曰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大事記曰安石上書於合先王之政朝廷欲有所施爲蓋指慶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遂止而不敢爲變革變法之蘊亦畧見於此書特安石更變之說與仲淹同而更變之意則與仲淹異耳嗚呼使慶一之言可塞今仲淹之法不盡行於慶一安石得用則安石之言可塞今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又於此而三致意焉是月詔以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景靈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追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伏乞特賜寢罷詔送禮院詳定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十

禮院言臣等看詳諸寺觀建立神御殿已非古禮先朝崇奉先帝太后猶依倣漢原廟故事今議立郭皇后影殿於禮無據難以奉行其事遂寢十一月癸酉

作癸丑宋史仁宗紀作癸酉按十月有癸亥今不應有癸丑故從宋史

命翰林學士韓絳

諫官陳旭御史呂景初同三司詳定省減冗費初樞密副使張昇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務其諸場庫務物之闕供者令所在以官錢收市之於是置省減司於三司自是多所裁損云已丑詔曰天下利害繫於

水爲深自禹制橫潰功施於三代而漢用平當領河隄

劉向護都水皆當時名儒風迹可觀近世以來水官失職稽諸令甲品秩猶存今大河屢決遂失故常百川驚流或致衝冒害既交至而利多放遺此議者宜爲朝廷

講圖之也朕念夫設官之本因時有造救弊求當不常其制然非專制職守則無以責其任非選擇才能則無以成其效宜修舊制庶以利民其置在京都水監凡內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應官屬及本司合行條制中書門下裁處以聞其罷三司河渠司以御史知雜呂景初領河渠司事楊佐同判河渠司句當公事孫琳王叔夏知監丞事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眞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登併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十一

事日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賄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它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爲然朝廷爲下詔如元奏會元去不果行旣而諸路綱不集庚寅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敕江淮兩浙轉運使期以明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 十二月乙巳詔三司每歲上天下歲賦之數自今三歲一會其虧贏以聞

辛亥翰林學士韓絳言中書門下宰相所職而以它官判省名不相稱宜更定其制百司常務多白二府請詳其重輕移付於下使大臣不爲細故撓慮得以專講政事又章服所以別尊卑今走吏與公卿不殊請依唐制以品數爲等其因年考及階品合服者須未嘗犯徒罪乃聽又臺閣省寺典章所由出也今獨有敕條文案而已本朝故事名臣遺範無所傳錄請依周禮唐六典著爲一書詔翰林學士胡宿知制誥劉敞詳定以聞石皐錄可敞等條列改正裁損申明十事唐制雖以尙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爲宰相然尙書中書之名本非宰相之實卽欲改正官制仍須別立政事府如丞相之類唐制無樞密院自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務名體不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七

正無甚於此卽欲改正官制當廢院名以曹事還中書尙書二十四司旣爲虛名所以官冗員眾蠹財害政卽欲改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實封等在開元以前頗有實事於今唯散官猶敘服色粗繁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卽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此所謂改正者也大理寺決天下獄刑部覆之於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爲駢枝卽欲裁損官制當廢審刑院吏部尙書侍郎郎中分領銓事則當差次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而尙書銓唯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卽欲裁損官制當罷審官院以其職事歸尙書銓羣牧司

提舉司糾察司之類皆古無此官卽欲裁損官制當悉省罷還屬尙書九卿此所謂裁損者也諫官史官依唐制並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今欲申明復此制中書出制勅唐制並經門下審覆然後尙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唯於中書發勅虛置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唐制學士不領外職所以重機密舍人分判六曹事所以謹政令今欲申明復此制所謂申明者也畧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卽推此類具正之其後皆不果 王子御崇政殿召近臣觀河南府所進芝草帝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麥其瑞大勝芝草也卽賜喜雪燕於中書 辛酉詔年七十而居官犯事或以不洽爲所屬體量若衝替而未致仕者更不推恩子孫 閏月丁卯朔詔嘗爲中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三

樞密院諸司吏人及伎術官職無得任提點刑獄及知州軍自軍班出至仕任者方得知邊要州軍 先是朝議以科舉旣數則高第之人倍眾其擢任恩典宜損於故詔中書門下裁之丁丑詔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僉署兩使幕職官事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幕職官鑠聽人視此若夫高材異行施於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茂恩擢焉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迹比舊亦寢衰 己卯詔明年正旦日食其自丁亥避正殿減常膳宴契丹使無作樂知制誥劉敞言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

亦當稽古率禮然後爲允按三代之典日食無預避之事左氏傳稱避移時曾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食居其一此覲有變而戒非蚤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寢兵卻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未有先時旬日者也兆憂太過春秋所譏今遠使入朝於是乎觀禮舉措失中或輕爲所規伏乞詳求舊典折衷於禮 乙酉右千牛衛將軍克顏上周禮圖降敕獎諭 己丑詔中書五房編總例從韓琦請也 是歲應天府失入平民死未決通判孫世寧辯正之吏當坐法知府劉沆縱弗治提點刑獄韓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於朝卒抵吏罪宗彥綱子也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十四

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遣官祭社帝避殿不視朝知制誥劉敞言臣前論先期避殿不中古與未蒙省察今又聞遣官祭社稽之於經亦未見此禮蓋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日食則伐鼓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意也且禮者先王訓民事君不可不謹前事之失習俗未久苟爲因循則憲章失矣惟陛下稽古正名審所施爲毋以禮假人也右正言吳及言日食者陰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羌戎

順服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爲外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寨，屈野之衄爲國深恥。沔卒坐廢丁酉，羣臣表請御殿復膳，不許。三請乃許之。自去

年雨雪不止，民饑寒死，道路甚眾。詔遣官分行京城視孤貧老疾者，人賜百錢，小兒五十錢。縣委令佐賑以糜粥。知開封府歐陽修云：三元放燈不出典禮，蓋自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俯徇眾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遊。若乃時歲豐和，人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欲乞特罷放燈，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五

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從之。壬寅，賜在京諸軍班特支錢，始賜孤窮老疾之民用錢千萬。或言於帝曰：「今百姓已受賜而不及諸軍，諸軍其缺望矣。」故復有是賜，凡用一億五千萬。三司使張方平上所編驛券則例三卷，賜名曰嘉祐驛令，以頒行天下。甲辰，翰林學士胡宿權知貢舉。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管旬太學胡瑗病不能朝，戊申，授太常博士，致仕。瑗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及卒，詔賻其家。集賢校理錢公輔率太學諸生百餘人，卽佛舍爲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二月戊辰，以度支副使戶部員外郎唐介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卽三司置局議弛茶禁。三司言宜約至和後一歲。

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
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司封員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
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已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
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
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
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
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以江湖
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
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
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析其狀朕猶若憚然又於歲
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剗去禁條俾通商利
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六

休吾民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
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旣議弛禁因
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
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
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
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乙
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逐州選幕職曹官
各一人專監之每歲十月別差官檢視老弱病不能自
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升每
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卽量縣大小而均給之
丁丑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祕閣校理蔡抗陳襄集
賢校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

書而編定之抗挺兄頌紳子繹開封人也初祕閣校理吳及言近年用內臣監館閣書庫借出書籍亡失益多又簡編脫畧書吏補寫不精非國家崇尚儒學之意請選館職三兩人分館閣人吏編寫書籍其借出與借之者並以法坐之仍請求訪所遺之書乃命抗等仍不兼它局二年一代別用黃紙印寫元本以防蠹敗 庚寅詔禮部貢院進士曾經御試五舉諸科六舉進士省試六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癸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及明經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交阯寇欽州 三月戊戌命翰林學士韓絳權知開封府陳旭天章閣待制唐介與三司減定民間科率以聞 己亥以三司使張方平爲端明殿學士知陳州先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七

是京城富民劉保衡開酒場負官麴錢百餘萬三司遣吏督之保衡賣產以償方平因買其邸舍保衡得錢卽輸官不復入家會保衡姑訟保衡非劉氏子亡賴豪縱壞劉氏產下吏按驗具對以實御史中丞包拯遂劾奏方平身主大計而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故命出守尋改知應天府以端明殿學士宋祁爲三司使 丁未賜進士鉛山劉輝等一百三十一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一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諸科六十五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授官如三年閏十二月丁丑詔書

考異按宋本紀云賜進士

諸科入第同出身三百二十九人今從長編

己未以三司使宋祁爲端明

殿學士知鄭州權御史中丞包拯爲樞密直學士權三

司使先是右司諫吳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在益部多遊宴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三司論之不已庠因自言身處機密弟總大計權任太重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學士歐陽修言伏見陛下近除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譴然以爲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嘗自至中書詬責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六

宰相指陳前三司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旣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祁命出臺中僚屬又加章力言祁亦因此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嫌疑者也疏奏拯卽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增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勢也詔從之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弟子一人旣而言者以爲不可復行舊制賈昌朝在北京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游民爲弟子或藏匿亡命奸人自今乞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京師僧尼大以爲患至是有中旨復令五十

僧度一弟子及京師僧寺弟子不復更取保任僧徒大

喜爭爲道場以答上恩考異李熹曰此當在三月丁巳

不見於國史唯日記稱執中因南郊赦聽五十僧度一

弟子按至和元年二月戊午有此指揮不緣南郊且至

和凡二年並無南郊及降有上封者論河北義勇有

赦事日記誤矣今改之

事則集於戰陣無事散歸田里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

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爲城守之備誠

能於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寇至卽

兩路義勇之師翔進赴援旁出掩擊使其腹背受敵則

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於河北路帥

臣等時大名府李昭亮定州龐籍眞定府錢明逸高陽

關王贊等上議曰前代之制車乘甲卒皆賦於民田時

蒐狩農隙講事行師臨敵振旅策勲皆布在方策茲事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五

已遠且以唐言之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

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成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

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旣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

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

此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陣誠

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

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眾心非計
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
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
何戰之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繫於臨時便
宜亦難預圖况河北本皆邊胡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
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歲閱以新舊籍

并闕數聞、夏四月丁卯詔以孟冬詣太廟行祫享之禮凡諸恩賜皆如親郊例 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並帶兼提舉河渠公事從判都水監吳中復請也

壬申河中府言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李淑卒贈尚書右丞特贈黃金百兩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必咨訪在內外制作誥命頗爲時所稱然喜傾誠故屢爲言者所斥訖不得志抑鬱以死

初著作佐郎何鬲以皇嗣未立上疏請訪唐周苗裔備二王後下禮院議曰古者立二王後不惟繼絕兼取其名德可法五代草創載祀不永文章制度一無可考上取唐室世數已遠於經不合惟周則我受禪之所自義不可廢宜訪求子孫如孔子後衍聖公授一京官爵以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辛

公號使專奉廟享歲時存問賜之束帛牲器祭服每遇時祀並從官給其廟宇亦加嚴飭如此則上不失先王尊德繼絕之義度之於今簡而易行癸酉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祀於是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與河南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句陵廟應緣祭享禮 丙子以天章閣待制何郟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封駁職久廢郟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之職乞準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敕並由銀臺司從之 癸未司徒致仕陳執中卒帝幸其第臨奠贈太師兼侍中禮官韓維議其謚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考正儀典如治喪皇儀非

嬪御之禮追冊位號與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闈門之內禮分不明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請易名爲恭判尙書考功楊南仲覆議請謚曰恭襄詔謚曰恭維累疏論列以爲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政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旣而帝又爲執中篆其墓碑曰褒忠執中嬖妾張氏驕恣每陵蔑其妻謝氏執中旣死之五日謝氏具奏乞度爲尼詔許之卽柩側髡送城南資聖院賜名勤省莫不稱快 己丑後宮董氏生皇第九女董氏開封人四歲入宮稍長爲御侍性和厚喜讀國史能道本朝典故侍帝左右未嘗有過失皇祐中封聞喜縣君帝嘗感疾恍惚夜持寶刀自鄉董氏在側遽前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三

奪得之幾至斷指 辛卯詔曰居室器用冠服妾媵蓋有常制所以別貴賤杜奢僭也比者流風蕩靡無復等威犯干有司鮮聞用法自今中外臣庶有違者其察舉之必罰毋貸從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也 壬辰御崇政殿錄繫囚襍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知制誥劉敞言疎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澤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尙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啗啞前世明君賢臣論此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改之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實無名之賞殆無甚

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爲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
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
言伏望陛下深執恭儉以荅上天之貺建無疆之基不
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出浮沉之費以墮儉德李肅
五月戊午周氏又生女江休復禊志云公主誕慶三日宰
臣以下包子有金銀戒指犀角檀香象牙錢三舍人獨
與人權修注得之四侍制獨三講筵得之劉敞何鄉不
與向侍郎亦不需臺中自獨坐至監察一等受賜館中
惟吳及正言得之
蓋內官懼臺諫也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六

三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七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尚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六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五月盡上章困敦五月凡一年有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嘉祐四年五月乙未以御侍聞喜縣君董氏為貴人其父安始隸禁衛即除內殿崇班 戊戌詔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務而過失禁防疑以私隱非朕意也舊制兩制臣寮不許詣執政私第執政所薦舉不得為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議也 庚子詔入內侍省內臣員多其權罷進養子入內始用吳及議也 考異會要以為從翰林學士韓絳之奏須更詳考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始有旨聖節南郊許奏薦 度支判官祠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一

部員外郎王安石累除館職並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王子詔令直集賢院安石上章辭至八九猶累辭乃拜 樞密使禮部侍郎田况暴中風瘖久在病告十上章求去位丙辰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 壬子遣官經界河北牧地餘募民種藝 戊午後宮周氏生皇第十女初董氏及周氏有娠內外皆冀其生皇子內侍省多具金帛器皿襍物以備賜予所費不可勝紀又修潛龍宮潛龍宮者真宗為開封府尹時解舍也既而皆生皇女其賜予之數猶數倍於堯國公主出降時 六月丁卯以御侍安定郡君周氏為美人自温成之沒後宮得幸者凡十人謂之十閣周氏董氏温成之妹皆與焉周董既以生皇女進

秩諸閣皆求遷改詔中書出敕詰中書以其無名覆奏罷之求者不已乃皆以手詔授焉温成之妹獨固辭不受初進才人加賜銀五千兩金五百兩固辭不受帝曰向月俸一萬七千今二十萬何苦而辭對曰一萬七千妾用之已有餘何以二十萬爲卒辭之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者臣敢爲陛下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爲才人不中書出詰而掖廷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旣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二

例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需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富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戊辰光祿卿直祕閣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言父昭子穆祀典所先宗德祖功王業之本國家乘百年之運崇七世之靈追孝不爲不嚴奉先不爲不至然而祭祀之秩舉間以公卿而攝行雖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虛東向之位伏請講求定儀爲一代不刊之典下大常禮院議又詔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

禮部尚書王舉正等議曰大禘之祭所以合昭穆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實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因此禮今親享之盛謂宜如舊爲便從之己巳宰臣富弼等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詔不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受羣臣所加尊號自康定以來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知制誥劉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尊號旣盡善極美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且今天下未可謂至治也陛下不受徽號已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德帝曰朕意亦謂當如此富弼等表五上卒不許做時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三

兼領禮部名表當撰表辭先勸弼以不宜爾弼慨然曰適己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敞不得已爲撰五表仍密奏三疏罷之以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彥若國子博士傅卞於潛縣令孫洙並爲館閣編校書籍官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丁丑詔諸路轉運司使凡鄰路鄰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從諫官吳及言也戊寅月食幾盡己卯放宮人二百一十四人修陰教以應天變也考異按司馬氏日記云六月己卯天變修陰教長編從之而去夜月食出宮女百餘人以應於辛卯日書此事恐誤也今從長編秋七月丙申以太子中允王陶爲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任屢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裏行以陶爲之詔可陶辭不受詔強之乃就職考異按景祐元年四月中丞韓億請

復制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詔從之是年五月李京宗誼孫沔並為監察御史裏行今實錄云初以陶為裏行包拯又並為監察御史裏行今實錄云初以陶為裏行恐誤也會要亦同實錄今並不取詔強陶使受從記聞陶傳云時狄青罷樞密為使相陶上言祖宗以來未有軍伍之人在此位者宜密著為令使後毋復然按青罷樞密為使相前甲辰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壽州

孫沔為檢校工部尚書監國軍節度副使初臺諫交論沔淫縱不法事詔按其實而使者奏沔在處州時於游人中見女子白牡丹遂誘與奸及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會旻買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沔配隸旻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沔妻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沔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捕案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四

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杭州人金氏女白晝使卒輿致亂之又趙氏女已許嫁莘旦沔計取至州宅與飲食臥起所刺配以百數及罷盜其案去後有訴冤者多以無案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鱗州市買紗絹紙藥物官庭列大槌或以暴怒擊訴事者嘗別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故貶 丙午出後宮彭城縣君劉氏於洞真宮為法正虛妙大師賜名道一劉氏自民間入宮為司飾又嘗掌供御膳偶得進幸侍上恩多凌慢一夕遂在延福宮揭屏風紙自作奏凡數百字幾感動上意然卒逐之後又坐罪削髮為妙法院尼初劉氏在掖廷通請謁為姦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此當審驗之後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且詔中

書召絳諭意劉氏及黃氏在十閭中尤驕恣者也於是并黃氏皆出之 丁未放宮女二百三十六人 甲寅以校書郎致仕孔旼爲國子監直講揚州進士孫侔爲試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皆以近臣薦其行義也兩人卒辭不受侔讀書多自得文甚奇古嘗舉進士不中母病革時以爲恨侔自誓不復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旼知楊州嘗薦侔曰侔居則孝弟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及旼帥永興奏辟掌機宜侔亦不受先是太學生鄭叔雄者善醫用王舉正及吳中復薦授校書郎知諫院范師道因言山林有道之士近臣屢論薦輒不報而方技援例必行非所以示天下也於是旼等皆除官 有御營卒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五

桑達等數十人酗酒鬪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鞠案成棄達市糾察刑獄劉旼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獄皆不慮問旼曰此豈可行耶遂奏請自今一准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旼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繁故建糾察一司澄審真僞自爾以來每有大辟倍加精密此則先帝不敢兼於庶獄庶慎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審刑罰而適足啟府縣弛慢獄吏侵侮罪人銜冤不得告訴之弊又朝廷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顧於刑獄極謹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論比

帝乃以敝章下開封著爲令。帝始欲於景靈宮建郭
皇后影殿禮官言其不可遂寢之旣而翰林侍讀學士
楊安國請建影殿於洪福院再下禮院檢詳禮官言影
殿非古也比年萬壽觀建温成皇后影殿蓋事出一時
未經禮官審訂不足以訓於後若謂郭皇后本無大過
今旣牽復位號則宜賜以謚冊祔於后廟以正典禮八
月甲戌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氏於朝
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寢不赴於同不反
哭於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
然然則名與禮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因不敢正
其稱况敢正其儀者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旣
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六

一旦欲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然則郭后之殂也爲薨
於寢乎赴於同乎反哭於廟乎羣臣百姓亦嘗以母之
義爲之齊衰乎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夫人於彼三
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郭氏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
禮恐其未安於義也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蓋謂致者不
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於寢不祔於姑也且傳曰
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必有正與不正之理存
焉今欲扶所廢以爲正亦將抑所興以爲不正古者不
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
按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義已決矣無爲復紛紜
以亂大禮議者或謂詔后之追命也詔書薄其過旣復
其號不得不異其禮譬猶大臣坐非辜而貶者苟昉其

非辜則復用之豈得不遂使爲大臣夫物有殊類異勢未可以相準者臣之與妻其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眾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孫嬰齊卒於狸脈君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此逐臣可以復歸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耐郭氏得無近於此乎乞令諸儒博議極其論難以求折衷於禮爲允詔下學士院詳定考異李燾曰據蘇頌所作孫抃行狀則倡議耐后廟以至於元年十一月同知禮院頌行狀是曾肇作乙亥御崇政殿策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第四等授舜俞著作佐郎僉書忠正軍節度判官事藻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七

試校書郎無爲軍判官輔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忿因以書誚讓富弼曰公爲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天下何賴焉弼不能答舜俞烏程人藻鏐五世孫也庚辰詔學士院趣上郭皇后耐廟議先是禮官祥符張洞駁劉敞議曰竊以郭氏正位中宮母儀天下逮事先后親奉寢園按於禮法無大過惡不可誦廢所以名臣感慨執論於朝中外迄今謹之陛下閱其偶失謙恭旋亦昭洗乃復位號位號既復則諡冊耐廟安得並停蓋當時執政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若以平昔之議爲得彌可駭惑况引春秋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考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辭以此證本朝之事恐

非其當若曰不薨於寢不赴於同不耐於姑則郭后之
歿不得其所責當歸於朝廷死者何罪而始儷宸極終
不廟食邪儻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質之譏真旣棄而
復逆則天子之后萬方兆姓之母也非有極惡又可棄
之乎旣追復曰皇后可絕其祭享乎議者欲用後漢東
晉故事或祭於陵寢或築宮於外稽考二史皆稱曰母
后况之於今亦未見其合也惟唐創立別廟遇禘祫則
奉以入享於義爲允敞復奏曰臣觀洞之言曼詞飾說
似苟欲蔽前之失而非忠信之道也前世之君廢斥妃
后皆溺於私愛或嬖妾上僭或讒訴妄及此則羣臣當
引大體伏節死爭如陛下於郭氏固未嘗有此蓋於時
聖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耳昔漢光武起於布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八

衣紹復天位郭氏其后也正位十有六年子彊爲太子
輔爲中山王可謂盛矣然自見年長寵衰數懷怨懟光
武由此廢之爲中山王太后其後太子彊亦自貶爲東
海王然當時文武之臣元功俊德布於朝廷不以光武
爲情有厚薄亦不以郭氏爲不當廢者其意識深遠知
事有不得已也今陛下之慮豈不然乎光武雖廢郭氏
然顧待其家初不衰減亦明退人以義不緣於私故也
此又詔書所以追復郭氏之意矣用平生之愛故尊以
虛名顧禮義之正故絕其祔廟是范曄所謂使後世不
見薄厚進退之源者也至公至平可謂折中今洞之意
以追復郭氏則出於天子以停止廟諡則出於大臣共
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未知洞何從見之若不幸而此

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臣前奏最要切者以爲廢興不兩立而人君無二嫡恐萬世之後禮分不明也洞旣不以此爲辯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許上起廢爲功而猶且陰偏母后妄瀆禮正此其二也臣以爲非臣子之義忠信之道伏乞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洞復疏難敝說其後學士院卒不上議時集賢校理蘇頌亦爲禮官所請與洞合一日白事都堂曾公亮問曰郭后乃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祖宗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祔止后廟則豈有異同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爲陰偏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愍哀之諡則不爲偏矣公亮稱善然議終格 癸未賜殿中丞致仕龍昌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九

期五品服絹百匹昌期陵州人寶元中韓琦使蜀奏授試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知益州召置州學奏改校書郎用明鎬薦遷太子洗馬致仕又以明堂恩遷殿中丞先是昌期上所著書百餘卷詔下兩制看詳兩制言昌期詭誕穿鑿指周公爲大姦不可以訓乞令益州毀棄所刻版本昌期年幾九十詣闕自辯彥博少從昌期學因力薦之故有是賜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等劾昌期異端害道當伏少正卯之誅不宜推獎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何郟亦封還詔書乃追奪昌期所賜遣歸 先是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據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間惟睿宗二

后蓋昭成明皇之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
文蓋未有本室遇禘饗卽祔於祖姑之下所以大順中
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誤認曲臺禮意當
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非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
則餘后於禮不當升祔遂從別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
來參列與郊祀志曲臺禮相戾今親行盛禮義當革正
其皇后廟伏請依奉慈廟例遣官致祭詔待制以上議
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學士胡宿侍讀學士李昭述侍講
學士向傳式知制誥劉敞王疇天章閣待制何郊等議
曰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於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禘之日別廟后
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爲典制非無據也此聖祖神宗參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十

用歷代之法因時施宜以貽子孫者也未易輕改况大
中祥符五年已曾定議於時禮官著酌中之論而先帝
有恭依之詔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旣守以爲常一旦
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議者乃謂
四后之主於合食則貴有所屈於別饗則尊得以申然
則不疑於黜遠四后而獨豐於昵者乎他年有司攝事
四后皆預今陛下甫欲躬齋戒奉祖禰而四后見黜不
亦疑於以禮之煩也而不能事其先妣乎受命之君以
議禮制典爲急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爲美先帝議之
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禮至尊至重苟
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
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等以爲

如其故便翰林學士歐陽修吳奎樞密直學士陳旭包拯權御史中丞韓絳知制誥范鎮天章閣待制錢象先唐介盧士宗議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爲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之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饗三也升祔之後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號爲合食而又絕席而坐牲牢祭器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十一

錯殊非嚴事之意伏見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朝致饗最爲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失議者以爲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向者有司攝事失於講求而今行親饗之禮禮官舉職而改正乃理之當然也臣等請從禮官議久之不能決劉敞又獨上奏言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似之說欲擯隔四后使承不得合食臣竊恨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數有從悔哉丁亥詔曰朕惟春秋大事在於禘祫前詔太常按舊禮以孟冬之吉恭祠祖廟庶因合食聖靈相接以廣烝烝之孝而一二禮官於別廟四后有疑論焉訂之諸儒議久未一深惟宗廟之祭至重至嚴祖宗以來有司

攝事行之舊矣祥符中復經聖考著定明詔當時博士講求已云義不可廢矧茲眇末甫崇考饗其敢廢先妣之常祀違先帝之聖志哉孝惠孝章孝淑德章懷皇后祫享且依舊須大禮畢別加封論考與劉敞作劉敞行狀有恐勞上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又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爲煩吾猶能之何憚也按建此議者張洞韓維維等必不然敞係議郭后祫廟事與洞有隙故云爾似詛洞也今不取

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祐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無棣總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滄州之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三

民不以爲便詔諭如舊是時復遣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虞部員外郎李鳳祕書丞高本分往諸路均田本獨以爲田稅之制其廢已久不可復均纔均數郡田而止考異實錄在五年要及司馬光記聞按會要云四年八月四月丙戌今從會要及司馬光記聞按會要云四年八月九月甲午以權發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澶淵張田知蘄州田初爲廣信軍通判夏竦與楊懷敏建議增廣信等州七州軍塘水詔田聚議田獨曰塘水不足以禦邊而壞民良田浸人塚墓非便奏疏極言之坐徙通判均州又責監郢州稅久之復通判冀州中官張宗禮迎契丹使過郡使酒自恣郡將畏憚不敢發田發之詔置獄配宗禮西京灑掃班三司使包拯薦田攝其屬執政難之田乃貽富

弼書數其過失五事曰公負天下重望數十年今爲元
宰而舉措如此甚可惜也拯由是得請五月甲辰田權
田因建議郊賚非古也軍賞或不可遽廢願自執政以
下小損之章五上諫官唐介劾田資任至淺幸得擢佐
大計內挾姦心外夸敢言陰附宗室宦官不敢裁減而
刻剝其餘使國家虧恩傷體乞加貶黜故有是命 丙
午詔帶閣門祇候使臣內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
正刺史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子孫承重者並聽解官行
服其元係軍班出職及見管軍若路分部署鈐轄都監
極邊知州軍縣城寨主都監同巡檢並給假百日追起
之供奉官以下仍舊制願行服者聽宗室解官給全俸
先是判三班院韓縝言今武臣遭父母喪不得解官行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三

服非天下之通制下臺諫官詳定而具爲令 戊申提
點廣南西路刑獄李師中言知邕州蕭注欲伐交趾知
宜州張師正欲取安化軍恐遠人聞之不自安請戒注
等毋得生事從之注在邕州久陰以利啗廣源諸蠻密
繕兵甲迺露奏曰交趾外奉朝供中包禍心常以蠶食
王土爲事天聖中鄭天益爲轉運使嘗責其擅賦雲河
洞今雲河洞乃入蠻徼數百里蓋積歲月侵削以至於
此臣今盡得其腹心周知要害之地乘此時不取他日
爲患不細願得馳至闕下面陳方畧論者以注且爲國
生事不省也 甲寅以戶部郎中張瓌同判太常寺兼
禮儀使事瓌再上疏乞毀温成廟皆不報 史館修撰
歐陽修言史之爲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

功過宜藏之有司往時李淑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
焚其草今使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
下編修院以備檢閱故事從之 丙辰降禮部郎中分
司南京呂溱爲兵部員外郎以前責尚輕也初陝西用
兵朝廷多假借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
及孫沔與溱相繼得罪自是守帥之權益微矣 詔享
景靈宮太廟習儀自今並於尚書省先是集賢校理邵
必言周宮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肄儀爲
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肄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啟室
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虛爵樂舉祝故舞備行綴慢褻神
靈莫斯爲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
子未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移於尚書省以比漢司徒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古

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冬十月甲子百官赴尚書省
習儀尚書省門庭迫狹僕馬壅塞自宰相親王以下至
日跌不能出 壬申朝饗景靈宮 實錄云車輅入景靈
宮雪驟作及出行禮
雪乃止明日五鼓有黃雲捧月江休復云裕享行禮之
際雪寒特甚上乘圭露腕助祭諸臣見上恭虔踞手執
然植袖 癸酉大禘於太廟大赦男子百歲以上者特推
恩命民父母年八十以上復其一丁士人有節行學術
爲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
兩人仍同本處長吏以聞委中書門下再行詢察特加
試用諸路解發有就試人多解額少處旣並歸土著令
禮部量添解額復以益州爲成都府并州爲太原府始
中書進擬赦書條目極多專務惠澤及民旣宣赦畢咸
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也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并州

爲節鎮詔兩制議之翰林學士胡宿以爲堯遷闕伯商
邱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
國家受命始於商邱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
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
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幾八十
年謂宜如舊制帝是宿議及琦秉政因詒享赦書卒復
之宿又以爲言不報 戊寅文武百官並以詒饗赦書
加恩始百官致齋於朝堂翰林侍讀學士尙書左丞李
昭述暴得疾輿歸遣太醫診視賜禁中藥存問甚厚甲
申卒贈禮部尙書諡恪方李氏居城北崇慶里凡七世
不異爨士大夫多推之至昭述稍自封殖與其從子不
相中而家法頗衰娶贈中書令曹璨女其進用所從來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五

蓋有憑藉云

丁亥大宴集英殿以禘享禮成飲福也

十一月乙未命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錢象先盧士宗

右司諫吳及定奪該恩敘雪人自後每降赦卽命官定

奪事蓋始此 己亥以河南處士邵雍爲將作監主簿

本府以遺逸薦故有是命後再命爲潁州團練推官皆

辭疾不起 庚子汝南郡王允讓薨王性至孝楚國太

夫人感寒疾方盛暑猶屏處密室欲鑿牖爲明恐匠氏

弗謹以斤斲驚夫人因自撤牖始庀工及夫人喪過自

哀毀帝親臨奠贈白金三千兩王伏廷下泣曰臣無勞

月享大國俸財餘於室銜媿日久今以親喪受重賜是

爲子終不能以己力辦喪而負誠孝也固辭葬日徒足

攀柩行十餘里出順天門帝聞之亟詔王就乘再三始

奉詔王始臥病帝憂見於色敕太醫診療日間疾增損使者相望既臨奠詔特屏桃茆祓滌以示親厚賻卹加等罷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謚安懿命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入內副都知任守忠護喪王天資渾厚內仁而外莊雖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爲大宗正二十年宗族懷其恩而畏其嚴重故事內朝謁宗婦不預王曰託姻皇屬而不得一望禁闈非所以顯榮也奏通其籍又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嫁曰此非人情乃請使有歸凡郊祀天地七爲亞獻恭虔得禮嘗入朝僕夫爭道於門折其鞭左右執之王釋去其怨如此是月賜果州草澤何羣號安逸處士益州草澤章蒼號沖退處士以轉運使言其有行義也羣西充人嗜古學喜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七

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厯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曰思爲仁義而已不知寒饑之切己也眾皆注仰之介因館羣於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羣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人目羣爲白衣御史羣嘗言今之士語言悅易舉止情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用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本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羣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

所為賦八百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為不情

絀出太學羣徑歸遂不復舉進士何羣傳曰何鄉薦嘗授處士至和元年十二月初右諫議大夫周湛知襄

州襄人不用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

故火數為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然

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所毀撤民屋千五百餘

間老幼失業相聚怨泣湛素不才又年踰七十貪慕榮

祿不知進退乞特行責降或令致仕詔轉運使察實十

二月甲子徙湛知相州右司諫吳及疏言湛不宜被責

穆聽讒言為權豪報怨望詔執政大臣辯正湛穆是非

明行獎黜明年六月湛卒於相州考異湛附傳云轉運使陳希亮言湛為民

息災不為擾與正傳不同今從正傳乙丑加贈皇子襄王昉為魏王豫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七

王昕為越王鄂王曦為陳王 己卯觀文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王舉正為太子少傅致仕舉正在經筵三

年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熟復以盡諷諭

宰相富弼自祿享禮成以母老累章求退帝不許仍斷

來章弼又上劄子一留中一封還又請疾臥家帝遣中

使召出之乃復視事 知制誥劉敞言臣伏見故事諸

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夫不欲人人

讓也昔舜居九官夔龍不讓其他伯益之徒一讓而止

此則治亂之法也竊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

下例輒累讓雖有出於至誠恬於勢利者然亦已逾典

制若習俗遂巧流風稍敗必且挾偽采名要上迷眾更

以此為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甚可惡也昔鄭公孫

段辭爲卿退則又使太史命己子產惡其爲人其後卒
爲亂故飾僞之敝至於此非國家之福也臣言似迂而
慮實遠望賜裁察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或
四五讓以至七八天子常優容之下至布衣陳烈等初
除官亦讓賜之粟帛亦讓故敝有此疏 嘉祐五年春
正月辛卯朔白虹貫日太白犯歲星 己亥錄劉繼元
後 甲寅封皇第九女爲福安公主第十女爲慶壽公
主 乙卯省御書院并翰林圖書待詔以下額外所增
員 有大星墜西南光燭地有聲如雷占者曰天狗同
知諫院范師道言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
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墜大賊起今朝廷非無故之時
也而備禦盜賊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五

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乘間
而動者宜擇將帥訓練士卒詔天下預爲備禦 二月
壬戌錄繫囚 丙辰禮部貢院請增江浙福建川廣諸
州軍解額凡一百三十五入從之 戊辰以太常丞監
察御史裏行王陶爲右正言諫院供職衛卒夜入延福
宮爲盜有司用疎決恩降其罪陶言禁省之嚴不應用
外間會降爲比於是配海島皇城司皆論罰帝自服丹
藥以來寡於言語羣臣奉事頷之而已陶言王者之言
羣臣皆稟受以施於天下者也今政事無小大皆決於
中書樞密陛下無所可否豈爲人主之道哉又言皇
嗣未立宜擇宗子昭穆同者畜之以同列志趣不合數
請監靈仙觀不許 三月壬辰詔禮部貢舉 癸巳觀

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劉沆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子館閣校勘瑾訴於朝帝爲改命詞臣其家不敢請諡帝又爲作輓辭且篆其墓碑曰思賢沆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取權近過失陰持之故雖以高科仕其進用多由此議者乃緣結附至宰相焉 乙未歲星晝見 戊戌詔流內銓自今歸明人年

二十五以上聽注官因著此條 丙午詔廣南東西路攝官處皆荒遠災瘴之地而月俸不足以自給其月增錢千五百 壬子詔曰天災流行蝗潦相繼雖發廩蠲賦而民之捐瘠者尙多或鬻賣妻子或轉死溝壑方春之時羣物欣豫乃今吾民不聊若此朕心慙怛怒焉靡寧其令災傷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督州縣營濟之察不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九

稱職者初御史中丞韓絳言諸路災傷朝廷雖行賑恤而監司親民官未盡究心致民之流徙者眾宜丁寔訓敕之故下此詔 甲寅詔登州改配沙門寨罪人三十二人於諸州牢城 丁巳詔書旣弛茶禁論者猶謂朝廷志於使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溥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知制誥劉敞翰林學士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云朝廷變更茶法誠欲便百姓阜國用而已乃自變法已來由東南來者更言不便大要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子子孫孫未見其已先是大

商富賈爲國貿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望朝廷因臣之言以求便國惠民之策修疏云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旣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民納舊茶稅今變租錢一害也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二害也茶稅不登頓虧國用三害也往時官茶容民入襍故茶多而賤今民自買賣須用眞茶眞茶不多其價遂貴四害也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商旅得錢艱於移用兼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理必不能五害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乞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是時朝廷方排眾論而行之倣等雖言不聽也 夏四月庚申權同判尙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三

書刑部李縉言刑部一歲之中天下死刑亡慮二千五百六十其殺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殺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兄弟四十故謀鬪殺千有三百劫盜九百七十姦亡命百有一十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眾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爲善歟願令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罪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己卯命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以入館才數月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固辭之 程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爲言帝不悅之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侍以致位癸未乃罷戡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以禮部侍郎知制誥孫抃爲樞密副

使

考異拊得兩府湘山野錄以爲由韋韋懿并附制當考

甲申降右司諫祕閣

校理吳及爲工部員外郎知廬州太常博士監察御史

裏行沈起落裏行通判越州初諫官陳升之建議裁節

班行補授之法下兩制臺諫官集議已定藁及與起輒

增注興國軍磁湖鐵冶仍舊與班行主磁湖鐵冶者大

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劾及等職在臺諫而爲

程氏經營占錮恩澤乞詔問其狀及等引伏故并黜之

丙戌命權三司使包拯右諫議大夫呂居簡戶部副

使吳中復同詳定均稅五月戊子朔京師民疫選醫

給藥以療之己丑京師地震西上閣門使英州刺

史郭諮獻所造拒馬車諮嘗知洛州言懷保二郡旁山

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間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五

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道詔諮置弩諮又言臣自冠

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契丹觀幽燕方不

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眾非二十萬

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

必棄幽州而遁臣慶厯初經畫河北大水界斷虜疆乃

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

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耳會三司議均田租召還

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

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京屬奚契丹自中

京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

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達靺黑水女真室韋等國

會戰其來旣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

飽待饑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
伏以臣所見請舉慶厯之策合眾河於塘泊之北界以
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
三萬強壯二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及旁河
郡邑可由水運以給保州應援以拒馬軍三千陷馬槍
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
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羣胡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
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皆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
定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尋命諮同提舉在京諸
司庫務及揀內軍器庫兵仗下南北作坊以完軍器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一女庚寅進位美人固辭之乞父
官一級如其請 甲午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龐籍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七

三

爲太子太保致仕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中書省求
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意方厚奈何欲去之堅
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斯不得已耳
豈得爲止足哉遂歸臥於家前後凡七上表其劄子不
可勝數乃許之仍詔籍出入如二府儀 丁酉詔三司
置寬卹民力司 己亥以潁州進士常秩爲試將作監
主簿本州州學教授翰林學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稱於
鄉里故也秩臨汝人嘗舉進士不中退在陋巷二十餘
年爲學求自得尤長於春秋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
著講解數十篇秩皇祐六年賜粟帛 己酉以王安石爲三司度
支判官 丁巳錄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七終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八

富陽夏氏校本

刑部尙書徐乾學編集

宋紀六十八

起上章因敦六月盡重光赤奮若六月凡一年有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嘉祐五年六月乙丑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彈劾小過不關政體者時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故事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者蓋欲廣其采納以輔朝廷之闕失比來中外臣僚多上章告訐人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甚者詆斥平素之缺暴揚曖昧之事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懲革之故下是詔 丙寅命天章閣待制張揆同詳定均稅 壬申詔禮部貢院內外鎖廳并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一

親戚舉人並同引試解十分之一如不及十人亦許解

一名四人以下送鄰路聚試 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訪

寬卹民力事 五月丁酉初置司張耒明道禠誌日韓魏

行魏公大梅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卹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此事當考

甲申三司減省冗費所言比歲內人請俸倍多乞酌

天聖初嬪御以下人數著爲定額從之 閣門編纂條

例所言伏見臣僚以疾乞免大起居舞蹈之類竊以臣

下見君當極恭肅一有不至罰必及之以疾自言乞損

拜伏人取其便非所以致恭肅尊朝廷也且有疾與告

著令所容殺禮見君古訓無有自今敢干請者乞令閣

門彈奏重致其罰惟勳德大臣必藉任使自從特旨從

之 是月契丹置國子監命以時祭先聖先師 秋七

月戊子以美人周氏爲婕妤好皇第十二女婕妤所生也
辛卯詔知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使知鄧州兼京西
南路安撫使以許陳鄭滑孟蔡汝穎信陽九州軍隸北
路鄧襄隨房金唐均郢光化九州軍隸南路其河南府
卽不隸所部 癸巳邕州言交趾與甲洞蠻合兵寇邊
都巡檢宋士堯拒戰死之詔發諸州兵討捕 甲午以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荆南從介請也敕過門下
知封駁事何邲封還之言介爲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
外詔介復知諫院如故 戊戌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上
所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刊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
仍賜器幣有差 著作佐郎劉義叟爲崇文院檢討未
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厯數術其言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二

多驗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
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 時天下生齒益蕃田野
加闢獨京西唐鄧間尙多曠土唐州閑田尤多入草莽
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請以卒屯田或請廢州爲
縣知州事比部員外郎趙尙寬言土曠可益墾闢民稀
可益招徠而州不可廢乃案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
卒復三大陂一大渠皆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
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尙寬復請以荒
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牛比三年廢田盡爲膏腴
增戶萬餘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丙午詔
留再任 考異仁宗實錄及本傳治平元 庚戌詔曰朕
年正月尙寬再任今從長編 樂與士大夫敦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朕

旨或爲危言詭行務以警眾而取譽罔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使吾俗靡然陷溺於薄而望教成治立其可得哉書不云乎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辨激巧僞者加放黜焉明揚朕言以厲多士御史中丞趙槩言比年以來縉紳之倫多險刻競浮宜行戒飭之故降是詔王予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度牧馬利害以聞時馬政因循不舉言者以爲當有更革也是月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三

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八月丁巳朔以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程戡爲宣徽南院使判延州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戡才微識闇外厚中險交結權貴因緣進擢徇私罔上怙勢作威況年逾七十自當還政近罷樞府旣以匪能復委帥權曷由勝任且本朝故事宣徽使非勳戚未嘗除拜乞追寢戡恩命知襍御史范師道等相繼論列訖不從以度支判官金部員外郎薛向權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使范祥旣卒故以向代之時西夏青鹽盜販甚賤而官賣解鹽價高鹽以故不售向至始減價以抑之鹽池歲調畦夫數千種鹽而鹽支十年未售向奏損其數至今便之甲子以眉州進士蘇洵爲試校書郎洵年二

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其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權書衡論機策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以疾辭本路轉運使趙抃等薦其行誼推於鄉里而修又言洵旣不肯就試乞除官故有是命 王申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才萬卷其後平定列國亦嘗分遣使者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佚尙眾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每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相度牧馬利害所吳奎等上言今陝西馬價多出解鹽三司所支銀絹許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四

於陝西轉運使易錢權轉運使薛向旣掌解鹽復領陝西財賦可悉委之移用仍俾擇空地置監而孳養之蓋得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才使久其任而經制之三利也帝可其奏甲申命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規度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同州沙苑監鳳翔府牧地使臣並委向保薦以聞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甯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輒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臣往年奉使

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路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使遣官審度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尋可廢罷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奎等請如修奏乃詔選官分詣河北河南諸監按牧地肥瘠頃畝俟得實數卽遣官二人按視其陝西估馬所仍委向規度以聞向乃上言秦州券馬至京師計所值并道路之費一馬當錢數萬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以解鹽交引募蕃商廣售良馬八千三千給緣邊軍騎五千入羣牧司詔從之 乙酉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轉運判官先是同提點刑獄使臣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五

或有竊公用銀器及樂倡首飾者議者因言使臣多不習法令民事不可爲監司故罷之十一路舊止一轉運使至是各增置判官以三年爲一任 九月丁亥朔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爲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初臺諫劾敞行呂溱責官制詞不直又前議郭后祔廟嘗云上之廢后慮在宗廟社稷不得不然是欲導人主廢后也章十數上敞不自安會永興缺守遂請行詔從之 己丑太白晝見 丙申命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呂公弼同詳定均稅 辛丑詔齊登密華邠耀鄜絳潤發海宿饒歙吉建汀潮十八州並煩劇之地自今令中書選人爲知州其知潮州委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同保薦之 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楊安國卒贈禮部侍

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爲主無他發明引喻鄙俚世或傳以爲笑素不喜緯書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筵二十七年帝稱其行誼清質以比先朝崔遵度駙馬都尉安州觀察使李瑋與公主不協而瑋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夜開皇城門入訴禁中瑋惶恐自劾庚戌降瑋爲和州防禦使仍與外任明日免降官止罰銅二十斤留京師癸丑右正言王陶言周禮閤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啟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憚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憚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僞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六

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劾封府知諫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呂誨等亦以爲言皆不報冬十月丙辰朔詔自今因奏舉改官及陞差遣其所舉人各犯枉法自盜而會赦不原者舉主亦毋得以赦論庚申充國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梁懷一以下九人並遠小處監當入位祇候梁懷吉配西京灑掃班自今勿置都監別選內臣四十以上三班院使臣五十以上無私罪者二人在宅旬當內臣年十五以下二人爲入位祇候並不得與駙馬都尉接坐時臺諫官皆言主第內臣數多且有不自謹者帝不欲深究其罪但貶逐之因省員更制七年二月癸卯梁懷吉又入也十一月丁亥以均州防禦使李珣爲相州觀察使

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爲齊州防禦使知制誥楊畋封還
珣永年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內
斌守環慶與强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鎮重名
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失祖宗意不
報詔他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楊畋之言爲是
當罷珣等所遷官倘以爲非乞復令畋命詞不許旣而
鎮復有論列遂罷之

戊子錄故陝西制置解鹽使度
支員外郎范祥孫景爲郊社齋郎子太廟室長襄侯服
闕與堂除差遣權三司使包拯言祥建議通陝西鹽法
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緡錢四百萬其勞可錄也故有
是命 辛丑樞密使兵部尙書同平章事宋庠罷爲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等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七

論庠老疾昏惰選用武臣輒紊舊法且外寬內忌近者
李璋家事猥陳均州繆例欲陷璋深罪阿公主意賴上
明察不行其言且結交內臣王保甯陰求援助昨除御
藥院供奉四人遙領團練使刺史保甯乃其一也三班
院吏授官隔過年限略不懲誠御前忠佐年當揀退乃
復姑息其徇私罔公率如此章凡四上右司諫趙抃亦
論庠不才謂從優禮罷之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
亮依前官充樞密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禮部
侍郎孫抃並參知政事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史
館修撰歐陽修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陳升之御史
中丞趙槩並爲樞密副使仍以槩爲禮部侍郎 詔自
今臣僚之家毋得陳乞御篆神道碑額辛亥以直祕閣

判度支句院司馬光度支判官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最後有旨令閣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遣人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十二月癸酉太常禮院言自今文武臣僚薨卒法當謚者考功於未葬前取索行狀移禮院考定如其家葬速集議不及則許賜之其有勲德既葬未嘗請謚者亦聽取旨詔可戊寅以樞密直學士呂公弼爲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斷會營卒犯法當杖不肯受曰甯請劍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曰杖國法不可不從劍汝所請亦不汝違也命杖而復斬之軍中肅然先是知永興劉敞朝辭日言關中歲比不登民多流移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八

請發倉賑之又曰均田擾民帝令於所部徐訪利害以聞及敞至永興卽具奏孫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稅百姓驚駭各恐增起租稅因此斫伐桑柘賴轉運使薛向在處張榜告諭方得暫止又聞只打量萬泉一縣近須一年乃畢蒙減者則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詞訴獄訟恐自此始乞且召還孫琳更俟豐歲庶幾災傷之餘不至驚擾其後河中民果訴增減田稅不平凡數萬戶歐陽修亦言均稅之事朝廷只於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權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卻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誼訴也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

將實權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
虛數卻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 己卯蘇茂州
蠻寇邕州 辛巳補諸州父老百歲以上者十二人爲
州助教 是歲置三司推勘公事一人以京朝官充掌

推劾諸部公事

六年春正月乙未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歲兩制臣僚
不得與執政相見及臺諫官往還議出一時初無典故
當時論者卽以爲非今執政與諫官已弛其禁而臺官
尙設科防臣愚以爲臺官主於議論以補天子之聞見
豈一二人能周知天下事乎兩制侍從之臣皆國之選
今偶或相見交自爲疑非所以示朝廷之大體也請自
今兩制亦許與臺官相見從之 戊申降郢州防禦使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九

宗懿爲信州團練使宗懿葬其父濮安懿王而自以本
命日不臨穴故也時任守忠護王葬事凌蔑諸子所饋
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宗懿得罪守忠實爲之 癸丑
詔開封府自今有摹刻御書字而鬻賣者重坐之 二
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方許轉官
乙丑詔曰如聞良民子弟或爲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
而不得還者朕甚閔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來隸籍百
日內父母訴官者還之 丙寅錄繫囚降罪一等徒以
下釋之 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內殿崇班以上須年二
十方聽受差遣 三月癸巳賜禮部進士掖人王俊民
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二
人及第并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四十三人同出身

諸州文學長史

考異按宋史賜進士諸科及第同出身二百九十五人與長編不合今姑從李氏

己亥富弼以母喪去位庚子罷大宴時同知禮院

晏成裕言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宴以表優卹大

臣之意帝亟從其言成裕殊子弼妻弟也議者或以為

過云 壬寅封皇第十一女為永壽公主第十二女為

寶壽公主 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遇入直許一

子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 戊申幸後苑賞花釣魚

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進 詔周

六廟在西京者令有司以三品祭服一四品祭服二及

當用祭器給之 考異長編以是日詔封柴氏後為崇義

夏四月辛酉以權三司使包拯為給事中三司使拯

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十

特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繆繫間輒逃去械

其妻子者類皆釋之 詔嶺南官吏死於儂賊而其家

流落未能自歸者所在給食護送還鄉 庚午以右正

言王陶知衛州時臺諫共言陳旭不當為樞密副使帝

弗聽陶既引疾在告又先自乞罷因許之 丙子命大

理寺丞郭固編校祕閣所藏兵書先是置官編校書籍

而兵書與天文為祕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

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徧補也 庚辰以樞密

副使右諫議大夫陳旭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

給事中包拯為樞密副使出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

諫院詹介知洪州右司諫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樞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

詢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
王世甯等故有此命介等交章論列且言旭頃爲諫官
因張彥方事阿附貴戚已不爲清議所許及知開封府
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昂於府舍恣意請託帝以其
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內臣其桀黠用事如楊
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恢輩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
汚臣志聰臣不識面世甯弟娶臣妻舅之孤文久絕往
來若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罷
帝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
四帝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
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 初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
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於太學卽舍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十一

人院試論策五月丙戌賜徐州顏復潤州焦千之成都
章禛荆南樂京等七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悉授
試校書郎復太初子禛警子也時濮州李植道卒岳州
顧立有碁喪梓州章袞蜀州張中理處州吳鉞廣安軍
蒲伯明越州吳牧等五人辭不就試復等旣推恩亦以
試將作監主簿命之 丁酉詔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
景初同詳定均稅 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
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祁兄弟皆以儒學顯
而祁尤能爲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謂
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祁自爲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
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岌業爲社稷深計莫若擇
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爲七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

聖嗣蕃衍則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爲左誌右誌及治戒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戒不請諡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諡諡曰景文己亥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節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槩代韓絳爲御史中丞言茂實不宜典宿衛未聽及槩爲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使所遣卒殺人於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先是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嘗奏言爲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於萬一所以安羣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宰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爲小人所指目近則爲羣臣所疑懼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三

雖聖心坦然於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他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足以啟天下之惑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方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僞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敝時受命知永興久之茂實乃罷庚戌錄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分命官錄三京繫囚詔凡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六

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是日未
初從西食四分而雲陰雷電頃之雨渾儀所言不爲災
權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方食時實
亦陰晦然於雲氣之間尙有見者固不得同不食當時
有司乃稱食不及分而宰臣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祇畏
奉天之意恐今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賀者臣故先事而
言也同判尙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固徧華夷雲
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
戒至深不可不察漢成帝永始六年九月日食四方不
見京師見者禍尙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變深也
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甚明
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麻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三

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宜賀也於是詔百官
毋得稱賀 庚申賜草澤建安章友直銀百兩絹百匹
友直篆國子監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因有
是賜友直得象之族也得象爲宰相常欲官之友直謝
去終其身不仕 乙丑太白晝見 丁卯詔還曹利用
所沒田宅利用旣昭雪其家累請於朝至是用給享赦
書盡還之 壬申歲星晝見 甲戌起復富弼爲禮部
尙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辭不拜故事
執政遇喪皆起復弼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帝五
遣使起之卒不從命 考異李燾曰或言弼初與韓琦同
謂之韓富旣又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
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
琦意急日又絮即弼變者爲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
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庭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

且言臣在中書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慮嫌絕之地必不肯爲臣盡誠敷奏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衷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間云按此據司馬氏記聞錄及蘇氏別志又參取弼所上劄子然謂弼與琦自此稍今不取

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入對

丁丑

命翰林學士吳奎王珪同詳定茶法

考異實錄明年正月丁丑乃命王珪

今從

戊寅以度支判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

石知制誥初安石辭修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及遷知制誥自是遂不復辭官矣時有詔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强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忤其意者臣實懼焉安石由是與執政忤 樞密副

資治通鑑後編

卷六十八

十四

使歐陽修言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謂方今言事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

資治通鑑後編卷六十八終

卷六十八

五



